

六月，流动的光芒

□ 陈宝林

六月，是一个麦香流淌、秧绿流翠、光芒流动的季节，是承载着人们一年的幸福和希望的季节。每当听到布谷鸟儿咕咕的叫声，我都常常会想起过去农村“三夏”大忙时割麦插秧的种种情景。它们如珍藏多年的美酒般历久弥香，至今令人难以忘怀。

麦香流淌

“时雨及芒种，四野皆插秧。家家麦饭美，处处菱歌长。”到六月时，麦田里的麦子就会金黄发亮，麦浪滚滚，散发着诱人的麦香。在我小的时候，农村没有机械，收割麦子全靠人力。所以，小满一过，村里的人们就开始忙碌起来，一边修木杈、买木铧，一边忙着磨镰刀、选扫帚、编织草帽、打好草蓆子。一旦开镰了，麦田里便到处是人，他们弯腰挥动镰刀，就像鸭子凫水一般慢慢前行，身后留下一个个已捆束好的麦把，如一个个美妙的音符掉落在田间，让人心醉。

通往麦场的路上，运麦把的人肩挑的挑、车拉的拉，好像蚂蚁搬家似的，好不热闹。

“芒种前后麦上场，男女老少昼夜忙。”打麦场上到处是一派热闹景象。为了“抢”夏，许多人家都是全员上阵。家中的主劳力会用竹连枷不停地拍打麦子，有条件的人家还会用牛拉石碌子来碾压。老人们负责做饭、送饭，小孩子负责添茶、倒水。那段日子，在麦场上你总是会听到竹枷拍打麦子发出的叭叭声响，如打击乐器那样清脆动人，扣人心弦。

麦场上，一家家碾脱粒后待扬的麦子堆如一座座小山。这时，需要对麦子进行再加工，扬去碾碎的麦秸、麦芒、灰尘等废料。有条件的会用大风箱来吹，如没风箱的，就得用木铧来一铧一铧地铧，直到将麦粒扬干净。

夕阳下，麦场上，你会见到，一位位身材魁梧、古铜肤色的男人，将一铧铧麦子优雅、潇洒地抛向天空。他们扬起的是颗颗饱含汗水的珍珠，扬起的是全家人全年生活的希望。

秧绿流翠

麦子收好后，接着就是整地插秧。

“一把青秧趁手青，轻烟漠漠雨冥冥。”一望无垠的秧田，如镜面似的，白云倒映在水面，悠然地飘动，布谷鸟在尽情地歌唱，俏丽的姑娘宛如散花的天女，把已捆好的绿油油的禾苗把子，抛向天空，抛向远处，确保每间隔一定的距离就有一个捆扎的秧苗，以便人们后退时能顺手拿到秧苗，不浪费时间。

插秧是特别累人的活，要不停地弯腰，手还得会分秧，两腿要会向后移、向后退，眼睛要往前行，要确保秧苗插入泥内适当，深浅有度；还要保证秧苗横竖成行，利于秧苗通风，利于后期的施肥、除草、松根等。

经过几天的劳作后，当你站在田埂上，看到一排排、一株株整齐得如小楷似的秧苗在迎风摇动时，当你置身在绿秧滴翠、葱葱茏茏的画里时，你的心头会产生出这样的一种感受：一块块绿色的希望，正在田野中茁壮成长；这块美丽的土地，已欣然接纳了人们辛勤的汗水，丰收之歌已在田垄上奏响，幸福生活的梦想也已在这田野上恣意奔放。



喧闹了一天，原来无动于衷的黄昏想沉静都难。过了小满，乡村的傍晚是迷人的，空气中弥漫着清新和湿润，一抹晚霞挂在西天。叶子在阵阵微风中轻轻摇摆，隐隐约约的能听到几声蛙鸣，大地似乎要把它的心事说透，这当儿真让人心醉！

我就在垄上肆意行走。极目四望，田野上的麦子已然如待嫁的闺女，青涩的秀发染上一层泛黄，连同饱满的蚕豆、挺秀的蒜苗，清芬扑鼻，沁人心脾。这个季节是属于麦子的，也是属于拥有麦子的农人们。麦子在欢乐，我也在兴奋，走在麦子的阵营里，我的腰杆挺拔，我的内心也盛开了幸福的花朵。渐渐浓重的夜色里，成片成片的麦子酣畅地吸纳着天地之灵气，沉睡在柔柔的梦乡里……

这样的夜晚，麦子安然、均匀地呼吸，正孕育一个金色的梦幻。

其实，去年的秋后，农人从揽在怀里的畚箕中洒下金种子时，就播下了丰收的希冀。冬季里那一场飘飘洒洒的雪啊，就是麦子的棉被，真暖和，也惬意得很。田野是白皑皑的一片，麦子们在潮湿的土地上蛰伏，度过了一个祥和温馨的冬天。

等到冰雪消融的时候，小河里的水哟，哗啦啦，返青的麦苗也不再沉寂，向着暖阳微微地笑。虽然春寒料峭，但麦子挤挤挨挨地伸长脖子，按捺不住生命的萌动。直到桃花红了、油菜花给大地涂上金黄的油彩，麦子的脸上也便写满了春风般的笑意，像成熟的少女。麦子拔节生长，颗颗麦穗灌满了琼浆，一天一个样。蓝蓝的天上白云飞，白云下面麦子笑。麦子是快乐的，平平淡淡的每一天里，麦子欢天喜地，迎接那个丰收的好时光！

我和麦子一起等待，我的心情和麦子一样，欢欣、愉悦。布谷鸟在田野的上空低徊吟唱，云雀也到处转悠，那是一场乡村即将上演的丰收大戏的前奏哦！男人们都出去打工了，只有些妇女和老人在麦田里蹲草，她们的脸上挂满了幸福和期待，悠然自得。有几只彩蝶翩翩飞舞，该是麦香吸引了它们吧？

就连我都沉醉在麦子清纯的芳香里，我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冲动，它源于麦子内敛的精气神。粒粒麦子，粒粒生辉啊！乡村就是一块天然的画布，再高明的画家都要在上面写上麦子浓郁的一笔。没有麦子的色彩，乡村是单调的，也是孤寂的。麦子离不开乡村，乡村少不了麦子，麦子是我们生活的根本，是我们快乐的源泉，欢乐的日子是因为有了欢乐的麦子。

看哪，麦浪滚滚，沉甸甸的麦穗在阳光下欢欣鼓舞，欢乐的麦子，就是欢乐的海洋！

欢乐的麦子

□ 林黛

雕花的家祠

□ 邹凤岭

一场春雨洗净青砖铺成的老巷，空气格外清新。我踩着苍莖之年的堂叔的脚步，来到雕花的家祠。

宗祠傍依邹家庄古老村落而建，清清的张港河环绕，松柏常青，荷花花红。历经岁月沧桑，宗祠站立在田地之间与族谱墨香里，能够体味到在这里举行的家族仪式和宏大祭祀场面。

过去，宗祠是供奉和祭祀祖先的场所，又是家族宣传执行家规家法、议事聚会的地方。几年前，我曾主持修编《盐城邹氏家谱》，有幸得到一部清光绪丙戌年（1886年）所修本族古谱。古谱《序》曰：“本族唐以后家于晋陵（今常州），宋以来家居姑苏，明初由闾门徙徙盐邑，生存繁衍至今。”读谱中有家规家训，如根、修德、孝悌、育人的家风跃然纸上。看古谱上的画页，祠堂神圣，雕花工

艺十分精美。

清光绪年间所修古谱序曰：“果刊印谱，以联疏远。更立宗祠，以荐燕尝。”早在清康熙年间，族人在邹家庄东首建起宗祠，距今已历300多年。我曾跟祖父去祠堂，看清明节祭祀大典的热闹场景。时尚幼年，还能模糊记忆宗祠建筑的宏伟与精美。

看眼前，尚存古树松柏，还见残垣瓦砾。那一年，续修家谱，对宗祠进行抢救性文字记录。家祠建有三进四合院，外墙青砖包皮，内墙石灰批白，正厅门上堂号金光闪烁。祠堂大院植有名贵古树数十株，枝叶茂盛，参天接枝，环抱簇拥，绿荫常驻。更有院前那棵百年银杏，树高入云，苍劲有力。祠前照壁蔽都，正厅门前立有寓意吉祥避邪的狮兽石雕。屋檐、门楣、门柱、梁架、橡头、窗棂、隔扇等处精雕细刻，人物、山水、花鸟、鱼虫、吉祥动物等图案琳琅满目，故事类、吉祥物类、生活题材类、动物植物类、风光景物类等应有尽有，神话故事、小说故事、戏曲故事，龙凤呈祥、连心结、瓶鱼谷蝠鹿（对应象征平平安安、年年有余、五谷丰登、福如东海、加官进禄）尽在其间。砖石与木质雕花蔚为壮观，图案栩栩如生。浅雕、透雕、浮雕、镂空雕、圆雕、双面雕等，尽显技艺高超。

多少年来，族人以宗祠建筑的恢宏而自豪。那一年祭祖聚会，族间长老带领族人，边走边看，讲述一个个雕花的图案，仔细观赏那高超的工艺。堂叔说，家祠具有清初建筑特征，是融进里下河地区民间建筑与传统宗祠文化的精品。古老的宗祠，无论在内外部结构，还是在建筑纹饰、诗书画的选择上，都体现出追崇祖宗、崇尚礼教、推崇科举、祈求人丁兴旺、福祿寿全的特色。

太阳西下，晚霞照映，堂叔满面红光。七彩霞光落在了宗祠建筑物上，我看到了画栋雕梁，飞檐斗拱，金黄、朱红、天蓝、青灰，色调搭配，层次清新的古建筑，立于天地之间。它穿越时代风尘，似静默的哲人、禅定的大师，不悲不喜，叙说万代风情。

曾经的风物之美，让人倾心。天色渐晚，走在回程的路上，几度回首，醉心遥望那雕花的家祠。

平凡的白米粥

□ 王跃

白米粥冒着清新而充实的热气，平淡无奇却芳香而醇厚，穿过喉咙直抵胃部，让人感到温暖而熨帖。

“身心颠倒不自知，更知人间有真味。”苏东坡品尝过无数美食，却依然对喝粥情有独钟。对他来说，喝粥可谓人间美事一桩，能让一颗心妥帖地沉浸在俗世生活里。他一生宦海沉浮、漂泊不定，经历了理想幻灭、生离死别，但却依然热爱生活、遗世独立，终成沧溟之珠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白米粥还蕴含着朴素的智慧。

学生时代，我是非常抵触喝粥的。就算喝饱这清汤寡水，不消几时便会饥肠辘辘。现在想来，这是对粥的一种误解。贫瘠的岁月，它能为你抵挡寒意，守住消逝的乡愁；物质丰盛的年代，它于无声处默默自持，呵护你“酒”经考验的胃。

现如今，我们几乎每天都与粥相依相伴。愜愜的清晨，无精打采，一碗白米粥下肚，便迅速正阳归位、六神有主；疲惫的夜晚，也能靠一碗温热的小米粥找回清静明朗，心安神归。粥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饮食，是维系心灵安宁的吃语。

当代作家王蒙说：“粥本身就传递着一种伤感的温馨，一种童年的回忆，一种和平及与世无争的善良退让。大鱼大肉大虾都有令人起腻，令人吃不消的时候，然而粥经得起考验而永存。”

人生在世，我们尝过孤独的滋味，尝

过寒冷的滋味，尝过迷失方向的滋味，也尝过丧失信心的滋味。我们曾经远离家乡去漂泊，我们也曾幸福地停顿。无论身在何方，一碗带有暖意的粥，就不会让人迷失家的方向。

这个世界，充斥着热烈和喧嚣，但不能缺失平淡和美好。平淡的美朴素而真实，像带着阳光香气的棉花，像带着野地芬芳的雏菊，像是一碗静谧柔和的白米粥，干净的香甜，饱含水分的气息，隐忍、丰富、简单、有力，抚慰着我们的的心灵。

人不能总是居高看世界，也不能总想着锦衣玉食、显赫达贵，有时不妨尝一尝那冒着热气的白米粥，调剂一下忙碌紧张的心绪，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，你会体味到别样的意境。

我们站在阴凉深处躲避着尖锐的阳光，久了，便习惯了寒凉。当一阵苦楚袭来之时，没有人不需要倾诉，没有人不需要一根洁白而轻盈的羽毛抚过心灵，带起一阵温柔的战栗。

白米粥，冒着热气的白米粥，带着朴素智慧的白米粥，倾听我的倾诉，它告诉我，不要为人生中的不如意和生活的乏善可陈而黯然神伤，平静而美好才是绵远悠长。

我更加坚信，原来，平凡的白米粥隐藏着对未来一切美好的期许。

难忘那年麦收

□ 朱玉美

地头，那些田又多、劳力又少的农户，一夜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的觉，有时甚至得干通宵。

六月的田野，热浪袭人，人们冒着高温割麦、挑把、脱粒、扬场、堆草，人人汗流浹背。每家麦把割好后，都要从不同的方向将麦把运到公场上排队，按次序脱粒。那些离公场远的农户，大多靠人工挑把，也有少数用船装、板车拉。用船装有利有弊，好处是人省力，坏处是遇到水位浅的段面需人工拉船，有时拉一次船需二三个人花上半个小时，甚至更长的时间。

不久，公场上的麦把堆得像一座座“小山”，下面要进行的就脱粒了。割麦、挑把，一个人单打独斗还可以，但脱粒人手不够是无法进行的。这项工作至少要有5个人才能开机操作，其中运麦把1人，机口喂把1人，机前理草2人，机肚移麦1人。那些人手少的农户会相互协作，劳

力多的农户会主动帮助劳力少的农户脱粒。脱粒时喂把的人是最辛苦的，既脏又费力，这样的活大多由男劳力来完成。

扬场和做草垛是两项技术活，须有经验的人才能干。扬场就是把麦子扬上天空，借助风力去掉杂质。这活不但靠技巧，还要有力气。风向好的时候，一亩田的麦子，约莫三四十分钟就能搞定，风向不好时用上半天甚至更长的时间也难以完成。会做草垛的能将草垛做成一个“大寿桃”般，让人看了养眼舒心。不会做草垛的，做出来的草垛不是“尖头把戏”，就是“脐凹腰”，遇到长时间下雨，秸草容易霉烂变质。

那年我们家所在的村民小组58个农户，通过9天的辛苦努力，在雨期来临前将296亩小麦全部收脱结束，晾干入仓。此事虽已过去好多年，却一直定格在我的记忆里。

